

廖鴻基伴讀

〈鯨生鯨世選〉



本刊物可掃描 QRcode 下載

海洋無可預約，但值得期待

廖鴻基

遇見虎鯨——付出與堅持後的收穫

每個人一生中總有機會遭遇動人且難以忘懷的美好事件。〈黑與白——虎鯨〉這篇文章，記述的就是一九九六年「臺灣尋鯨小組」，於花蓮海域從事「花蓮沿岸海域鯨類生態研究計畫」，不期而遇，遭遇六頭虎鯨的美好事件。

發現虎鯨的歡喜和激動貫穿整篇文章，但該文「黑與白」的題意，以及文章中許多字句也隱隱透露了籌畫這計畫過程的辛酸與感歎。

一般的快樂，往往不及於不期而遇的驚喜；即使是驚喜，也很難比擬辛苦栽種後收穫的暢快。

這場虎鯨遭遇算是臺灣海上鯨豚生態觀察的首次記錄。整個計畫不過三十個航次短短兩個多月而已，時間有限而空間遼闊，遇見虎鯨的機緣仿如大海撈針並不容易。對比有限的陸地，海洋開闊幾近無垠，本文顯現神秘的大海蘊藏著超乎我們想像的驚奇和驚喜；海洋無可預約但值得期待；是〈黑與白——虎鯨〉這篇文章闡述的重點。

人是陸生動物，習慣於穩固的陸地生活，一旦踩上甲板，踏出海岸，一葉孤舟漂航於泛泛大海，除了風險，航行海上難免風

吹日曬，難免得承受風浪顛簸之苦。岸上人世，主要是人與人、眼對眼、鼻碰鼻繁複的人際關係，為了利害、為聲名、為人性中利己的本色，人世裡比較容易產生人與人之間的摩擦和衝突。海上儘管顛簸不安，圍繞在舷邊的狀況大多上是人與海，人與船，人與大自然的應對關係。岸上或可主動參與，積極競逐，但海上主動的部分除了準備好，其它就是全然被動的適應與等待。

等待、落空、失望，海上工作通常得先學會承受，然後，才有機會享受一場豐收的歡喜。

跨出陸域執行於海上的鯨類生態觀察，計畫經費少說上百萬元。照理說，這樣的海上計畫應由政府經費支援並委由學術單位來執行，但此次計畫，完全由民間發起，由民間自行籌備經費、自行規劃及執行。當時，我的身分是漁人，這樣的身分要來募款及執行這樣的鯨豚研究計畫，雖然得到不少超級溫暖的回應與支援，但可以想見，一般狀況大多是處處碰壁且飽嚙人世現實，經常處於落空、失望、挫折、孤單的狀態裡。因而，文章破題即寫道：「起落不息的浪潮，往往能分別我心裡種種模糊不清的是非與黑白。」以及第二段寫的：「航行出海如解脫鉛錘鏹鏹般的舒暢。」

克服現實，離開陸域窘境，恰好成為這篇文章的「鯨奇」底韻。

陸地繁榮穩定，但若是保守封建可能將淪為僵滯僵固，海上風浪或許紛揚不息，但至少還能黑白分明的等待機會。

海上生活辛苦，但只要願意付一點代價、受一些苦，便得以探索這一片廣浩的漾藍世界。第一大段末了，得以出海執行計畫後，承受籌備期的辛酸後，「我在尋找、在等待、也許，海洋能夠給我一個黑白分明的答案。」忍受辛酸後，我得以在另一片廣浩世界等待陸地上無可預期的海洋機會。

當時，我在甲板期待的不僅是現實「尋鯨計畫」上有何驚人發現，我也期望，透過這趟海上探索、追尋，來解釋我陸地生活遭遇的種種困惑。

〈黑與白——虎鯨〉這篇文章分為三道線索進行：一則講遭遇虎鯨的過程；另一則回述點滴累積，耐心等待奇蹟出現的過程；第三則則埋在敘事底層，講的是陸地對比海洋，講的是陸地複雜的人情世故、人情冷暖對比大海的坦率和直接。第三則的表達帶點憂傷，也恰好平衡了發現虎鯨後的激情筆調。

海上一場讓人激動到痛哭流涕的遭遇後，最後，「計畫結束後，回到擾攘的城市，再度面對人事的混濁和黑白模糊的是非。」辛酸的籌劃、籌備，甚至是舉債來執行計畫，加上盛夏裡承受酷暑曝曬的一趟趟海上尋鯨過程，辛苦的路總是走得特別孤單，一旦做出成績，稍稍有了光采，當計畫受到矚目，等在陸地人世的，當然不乏真誠的肯定與鼓勵，但更多的是一場又一場醜陋的爭奪。特別是計畫籌備當初以及辛苦執行階段冷漠以對或一旁觀望的，如今都擁過來擠過來爭搶。對比這計畫中海上遇見的每一隻鯨豚，簡直是純情坦率對比醜陋現實，海上陸上強烈對比下，心中瞭然，於是在上了岸計畫結束後留下整篇文章有感而發的最後一句：「想念海洋，想念那六頭黑白分明的虎鯨。」

機會往往留給堅持到最後的人

〈黑與白——虎鯨〉是《鯨生鯨世》這部書裡其中一篇。這本書所以寫成，除了記述海上鯨豚觀察過程，其實還有個促成的動力，那就是為了執行此計畫跟出版社借了錢（預支版稅）。所以這本書可說是為了還債而寫成的書。書中紀錄了計畫中與八種鯨豚的種種遭遇，無疑的，遇到虎鯨，〈黑與白——虎鯨〉這篇文章是本書的高潮之一。

回想一路走來的辛酸，讓人想起某部電影中的一句話：「所有的辛苦，所有的付出，都將回報在自己身上。」

〈黑與白——虎鯨〉這篇文章裡記述的「鯨奇和鯨喜」，一再顯現大海的無可歸納、無可預期，只要先學會承受，願意探索並耐心等待，就有機會出現值得期待的甜美果實。

花蓮地域狹長，海域開闊，尋鯨計畫前半段主要工作海域為花蓮北段海域，後半段，工作船南下探索南方水域。

北段海域面對花蓮人口集中的主要城市及幾座工廠，此海域無論受汙狀態或漁撈頻率，受人為干擾程度確實都高於南方海域。南方沿海面對花東海岸，人口稀疏，沒有任何工廠，當工作團隊驅船南下時，夥伴們心裡都存著將在陌生水域有重大發現的高度期待。

工作船南下後，無奈颱風頻仍，儘管暴風圈並未直接叩門，但颱風遠遠的在南方外海徘徊。透過太平洋長浪一波波遠遠傳遞而來，南下好幾天後，南方沿海仍然高浪襲岸，海況不佳，儘管還不至於危害航行安全，但沿海受颱風長浪影響，濁浪綿綿延伸外海，較為清澈的海水都遠遠退在天邊。這種含混且模糊不清的水色，多年漁撈經驗，我跟船長都曉得，高浪除了航行顛簸不易，這種水色遇見鯨豚的機會將微乎其微。工作船因而受阻在港渠，工作團隊受困於碼頭。

考驗來了，負債壓力、計畫成果壓力、時間壓力，種種狀況和壓力接踵而來。雖然

明白，任何一段航程，任何事件過程，不可能永遠風平浪靜，心裡也明白，風平浪靜考驗的是快速航行一段的能力，海況惡劣時，考驗的是浮在水面的能耐。

對於南方海域的高度期待，幾天折騰後，幾乎是破碎幻滅了。工作情緒陷入低潮，我們遇到了彷彿諺語所言「好事多磨」的窘境。對於這樣的遲滯與延宕，文中借用紀伯倫的一首詩來表達焦慮等待的心情與悄悄潛藏的決心。「再也不能躑躅了，召喚一切的海，正在召喚我；我必得上船，因為留下來便會凍結，便會僵硬如被鑄限在模子裡……」

這時考驗的是，繼續耐心等待下去嗎？

但時間有限。或者，考慮轉換戰場，暫時放棄南方海域，船隻返回北方海域尋找新機會。

這時候，能據以判斷的，除了無可掌握的命運，大概就是老天或大海有意無意釋出的星微微兆。

「十點多，天上陰霾裂出微陽，雨點收束，陽光亮點熾熾閃閃浮上海面。海上彷彿傳來召喚的聲音。」這分明是老天給予的第一個出航徵兆。

出航後發現沿海海流流向改變；改變通常意味著機會；這是第二個徵兆。

出航後不久，遇見久違的一群花紋海豚。第三個徵兆。

這時，所有的徵兆，所有的好運，忽然間又凝滯凍結住了。天候海況驟變，「北風漸起，灰雲低空盤聚，黑色潮水如兵敗退縮，一下子就退卻到遠遠外海把船隻遺棄在淺色濁浪裡。」

不是才好轉的嗎？如何又急轉直下？

海上生活多年讓我體認到，大海善變，起伏不定是航海得面對的現實，波折震盪，也是任何事件過程的常態。暴起暴落或許難以拿捏，但情勢走向只要是震盪走高，都還值得期待下一波攀高的時機出現。歸納這些經驗，逐漸了解，過程中必要時時觀察與感受週遭的種種變因，特別是艱困階段。任何

攀高過程中出現的困頓，可能都是一再的考驗。

堅持或放棄。

「所有條件都指示我們應該返航」，船長也打算放棄了。

一般海上都聽從船長決定，但大概是相信前不久感受到的那些徵兆吧，那天，難得堅持，難得毅然決然，我下達命令似的直接說：船隻往外開出去，到外頭海流交界線附近巡一趟再回去。

我的意思是：別那麼輕易就放棄了。來吧，再試一次！

果然，這一轉身嘗試，就遇上了六頭虎鯨。

當然，回頭來看，幾分是命運使然，但敏銳的感受種種徵兆，無論這徵兆像星點那麼微渺，或是像埋在水裡不容易看見，都必要充分掌握，加上不輕言放棄的決心，考驗、累積，直到最後一刻，剛好就符合了俗話說的：「成功往往屬於堅持到最後一分鐘的人」。

「引擎催緊，搖搖如急鼓敲打。」發現虎鯨後的節奏如此明朗爽快。

就這樣衝過去好嗎？

當時我心裡確是踩了剎車，並不全然是顧慮虎鯨群受到船隻快速趨近的干擾或驚嚇，當下的我，外表激動但內心冷靜，我一再提醒自己：最後的關鍵時刻，「終於處在懸崖邊緣」，這關鍵時刻，可能繼續攀上高峰，也可能一下跌落深淵。

過去的經驗讓我一再提醒自己，短短這最後一段，卻往往是最遙遠的距離。這時，見獵心喜的心態，經常就是摔落谷底的陷阱。

虎鯨遠遠破水躍起。

確認是虎鯨，確認是攀上高峰而不是摔落谷底。

這時，「辨認是虎鯨後的過度真實反而拉開了真實」。

美夢成真的迷惘。虛實之間，讓這場與虎鯨的不期而遇更加動人心弦。

離開有限，面對寬廣——在場是偉大的力量

海上這場遭遇，彌補了多少之前知識上對虎鯨的有限理解。

親身體驗的感受、感動，讓我有機會充分比對、應證、消化，所有來自書本上讀來的知識。

在場是偉大的力量。

生活在網路發達知識爆炸的時代，經由螢幕來瞭解世界，的確十分方便，但是，別忽略了，螢幕所呈現的世界畢竟是平面的、是虛擬的，螢幕外的世界才是立體的、真實的世界。

電子資訊確實提供了極為方便的知識管道，但是一個人複雜的各種感官，一個人的生命需求，不會只是透過螢幕閱讀就能滿足。視覺、聽覺、觸覺、味覺……在場各種繁複的感覺，將遠超過螢幕能提供給我們的。

出海以前，所有關於虎鯨的資料閱讀，都比不上在場的種種感受：「牠們發現船

隻……沒有絲毫遲疑，沒有任何顧忌，牠們整群衝了過來！」、「我們船上七個人都能指證，整個接觸過程中……牠們不曾稍稍顯露任何惡意。反而是我們曾經疑懼、曾經誤解善意、曾經躑躅，不敢真情表露友誼。」、「此情此景，我們的情懷早已傾洩入海失去了平衡。」

偶爾抬起頭，離開螢幕，親身向外探索。城市以外，人世以外，海島以外，真實的世界往往比自己所認知的世界還要寬廣，透過多種方式學習，加上親身體會的各種生活歷練，生命所得才能更加完整。

〈黑與白——虎鯨〉這篇文章，若只是憑藉知識資料以想像來創作，失去的將會是文章中動人的臨場感。這計畫籌備及執行過程中，面對諸多考驗，若是錯開任何一項考驗，這篇文章都將因有所缺陷而失色不少。

我們是被海洋包圍且依海為生的海島居民，海島以外的海洋世界，〈黑與白——虎鯨〉這篇文章告訴我們，大海儘管無可預約，但絕對值得期待。✿

認識

廖鴻基



廖鴻基，臺灣花蓮人，民國四十六年生。花蓮高中畢業。三十五歲時以捕魚為業，成為討海人。後因體認人與海洋的緊密牽繫，並對海洋汙染以及魚源枯竭有強烈的關懷，乃致力寫作，並成立「臺灣尋鯨小組」、「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」，結合社會資源，投入海洋生態保護工作。

廖鴻基的作品以海洋為主題，敘寫其對於海洋的種種觀察、思考，由於皆出於真實生活的體驗，加以文字流暢生動，情感真摯細膩，故能平淡中見深刻，成就了臺灣海洋文學的獨特面貌，允稱臺灣海洋文學的代表作家。曾獲《中國時報》文學獎散文評審獎、吳濁流小說獎、賴和文學獎。著有《討海人》、《鯨生鯨世》、《漂流監獄》、《來自深海》等。